

DAIDO MORIYAMA

攝影，只能與孤獨為伍。消逝而去的一切，微不足道的每一天，將我留在這疲憊人生的，唯有手中緊握的相機。

TO A TOTAL IN COUNTRY

邁向另一個國度

森山 大道



邁向另一個國度

1 0 3	父親的酒杯	1 8 2	時間的形式 阿姨的照片
1 0 6	母親的話	1 8 5	布宜諾斯艾利斯
1 1 0	BURST 1 景色	1 9 1	希洛
1 1 5	BURST 2 啞劇	1 9 4	新宿……
1 1 8	BURST 3 展覽會	2 0 5	新宿(1)
1 2 1	BURST 4 八月之光	2 0 7	新宿(2)
1 2 6	BURST 5 海島之行	2 1 7	新宿西口
1 2 8	BURST 6 布宜諾斯艾利斯	2 2 6	大久保通
1 3 2	BURST 7 午後	2 3 0	宮益坂
1 3 7	BURST 8 信	2 3 5	書寫的哲學
1 4 1	BURST 9 戀愛	2 4 1	青春
1 4 5	工匠之眼	2 4 9	橫須賀
1 4 8	既存於彼處的事物	2 5 7	女人與男人
1 5 8	寺泊	2 6 3	自宅
1 6 7	埃利斯島		
1 7 2	紐約	2 6 9	後記
1 8 0	時間的形式 化石		

目次

102	桌上的花器
101	暗房
98	黃昏，與妻子共進餐點
97	回到逗子自宅的那一天
96	探訪中平卓馬的雨天
94	摘採野花回家的傍晚時刻
92	前往動物園的早上
91	宿醉
90	朋友來訪的夜晚
90	七篇短文
82	關於飲食
76	日日皆海參
50	西池袋
41	動物園
25	面影記
21	平交道
5	星期二

「星期二，應記錄事項無，但它實際存在過。」這句話節錄自尚·保羅·沙特的《嘔吐》。我並沒有寫日記的習慣，就算寫了，大致上應該也跟方才所提的沙特差不多吧。總而言之，不論我是否寫日記，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時間以壓倒性的速度從我身上經過，這件事不會有任何改變。而我也沒有餘暇和興趣把稍縱即逝的時間裡與我相關的部分，一字一句寫下來。一般而言，我對人類生命的日常面相不曾抱持懷疑的態度，也就是，我覺得似乎可用「星期二，應記錄事項無，但它實際存在過。」這句話來下注解。已故的寺山修司先生曾留下這樣一句話：「消逝而去的一切，都只是一種比喻。」我甚至覺得，連當下所存在的時空，也都只是一種比喻。若要我對活著感到心慌以致急於體驗各種感受的存在現況作個比喻的話，我就像時間的概念洪流中，來回漂流的浮游生物。與其說光陰日日消逝，毋寧說，流失的是我們自身。平素與他人相處，儘管我看似板著一張嚴肅面孔，那終究也只是生命本質中投射出的，微不

足道的每一天。

早上，我在我稱之為池袋辦事處的一棟老公寓某個房間裡，從鐵管製成的床上醒來。一如往常，從脖子到肩膀整個部位感到異常沉重僵硬，頭也痛得難以忍受。我像一頭憂鬱的野豬，緩慢地從床上起身，求心安似地吞下幾乎已失靈的止痛藥，接著拿出散落冰箱各個角落的巧克力，配著罐裝咖啡吃。最後，我坐下，把腳跨在桌上，頓時有一絲復活的感覺。點了一根菸之後，我閉上雙眼，腦袋仍然隱隱作痛，可是在眼皮裡面，逆光的巨大風扇剪影，如同往常所見的幻影慢慢迴繞，這一瞬間，我的心靈得到了慰藉。旋轉中的扇葉形象伴隨快感不分晝夜地時常在我閉上雙眼的瞬間浮現，隨即便刻畫著殘像，慢慢消失了。我的後腦勺在嚴重的耳鳴中，彷彿變成盛夏時節蟬鳴的山林。我並未打開電視，也沒有翻閱報紙，更沒有立刻著手工作，就這樣發呆似地度過這段早晨時光。然後，我無奈的一天開始了。

當我把目光移向窗外，沐浴在秋天陽光下的住宅從眼前向遠方無限伸展，彼端的天空裡，新宿的高樓大廈櫛比鱗次，不可思議地清晰。「在這樣的日子

裡，真的是什麼事情都不想做哪……」我在心中如此發著牢騷。那是我當下的真實感受，是偶然無所事事的白日夢，並無實質效果。廚房流理檯旁的小空間貼著好幾張正方形便利貼，每張都有粗麥克筆寫下的字跡，記載著當天的工作時間、場所及內容，簡直就像催著人趕快工作似的。我本來就不愛雇用助手，倒也不是身邊已有能幹的秘書幫忙，而是不喜歡有人在周遭晃來晃去，因此從工作到生活細節全都自己包辦。常有朋友跟我說，一些小事乾脆請人來處理就好了，何必把自己搞得這麼累呢？但只要跟別人在一起，我就會覺得更疲倦。所以這不是小氣，只是天生個性使然。就算平常會把各種待辦事項密密麻麻地寫在月曆上，但每到緊要關頭，我不是漏看，就是壓根兒忘記再瞄一眼。由於累積了無數慘痛經驗，現在才想到用便利貼。每天早上我一定會在流理檯前佇足片刻，站在那裡，就算不喜歡也會看到這些提醒，有時會感到沮喪，但這樣才不至於影響到那些約定的行程。「一點與X X先生約在大都會飯店會面」或是「五點半與尤特X X先生商討O O事」之類的事項，決定了我一天的行程，雖然有點感慨，但唯有如此才能維持生計。我這伴隨著頭痛、肩痠、耳鳴，以止痛劑、巧克力和罐裝咖啡所展開的消沉早晨，迎接的是名為日常的迷途。不論願意與否，我都不得不切換心情，朝下個方向走去。

中午。我依舊埋首工作。雖然身為攝影家，但我並不會每天都外出尋景拍照，由於當天沒有沖片作業，也沒有跟任何人排定開會行程，所以決定進行一向讓我最感壓力的負片轉染作業。在十坪左右的工作室中央有一個鐵櫃，上面擺著一張二·五公尺×〇·九公尺的黑色層板充當萬用桌，其實就是我的辦公桌。桌上被一台傳統小電視機及其他各式各樣雜物占據，儘管如此，對平日工作內容而言，這樣的空間已經相當充分。工作日裡，我有九成的生活時光，包括閱讀與用餐，都是對著這張桌子進行。

延續方才的話題，所謂「負片轉染」如字面所示，即是把負片裡的影像轉出。對我而言，這可說是不下於攝影的重要後製工作。當天的工作是為數月後將出版的攝影作品集進行負片轉染。說得更精準一點，其實是先挑選負片。若把印刷、編輯、排版到裝幀等整體流程的時間估算進去，我至少要在一個月內完成幾百張黑白照片，否則無法成書。從暗房作業開始倒推時間，現在的進度已經相當緊迫。這是我的壞習慣，不管做什麼事，不到緊要關頭不會認真。雖然很清楚這樣會帶來許多困擾，但還是任由自己在沉重的壓力下將目光從正事



上移開。如果讓我辯解，我會說這段看似負向的時間，到了工作真正開始的時候，每每會轉換成正向能量！雖然不是值得驕傲的事，但在我的經驗裡確實如此。

這次預定發行的新書，是心中長久以來的計畫，一直思考何時將它成形，如今在各方配合下真的實現了。我計畫從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七年間隨手拍下的無數張照片中挑選出從未使用過的作品，沖洗顯影後，將這些彼此之間看似毫無關連的情境片段收錄於同一本攝影集，看它們如何交集，進而碰撞出新的火花，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小小的嘗試。就攝影時機而言，這些都是我在街頭隨手拍下的簡單快照，本來並沒有打算集結成冊，但在八年多的歲月裡，與照片相關的回憶，逐漸在腦海裡形成一串密碼，牽動著我推動攝影集付梓的念頭。

負片轉染看似簡單，但八年所累積的底片很難整理齊全。那天從下午直到傍晚，我都在辦公桌的光箱前，埋首於數量驚人的底片中不斷挑片。

挑選作品是一件嚴苛的工作，因為必須在照片間尋求一定的整體性，想當然

耳，非常耗費心神。然而，重新回顧以往作品，過程中自有一番樂趣。雖然是以出書為前提，但記憶終究伴隨著拍攝當時的心情湧現。當攝影集的輪廓逐漸成形，我也忘卻了日常生活中喧囂繁雜的一切。

凌晨兩點。又來了一通悶不吭聲的電話。此時我還醒著，雖然猜想是無聲電話，依舊拿起話筒貼著耳窩，不發一語地靜靜聆聽。話筒彼端同樣可以感受一股沉默的壓力。實際上，這段空白不到十秒，卻讓人感到莫名漫長，彷彿正在窺看幽暗的深海。這幾個月以來，幾乎每晚都會上演這樣的戲碼，九點、十點左右，或者深夜十二點前後，次數最多的就是凌晨兩點左右。在深夜十二點前，由於常有相熟的友人來電，所以我自然會接，但只要對方不說話，我便會立刻放下話筒。連續打來時，只要切換至答錄機，這個狀況就會立刻停止。

如果整晚如此，我也會變得浮躁，有時候不接，但有時我也會試著聆聽電話那端的狀況。我認為或許可以在對方不出聲的狀態下聽到一些背景聲音，雖然難以藉此認出對方，但也許能獲得一些推理的線索。對於騷擾電話，我絕不多加理睬，但畢竟這陣子對方實在過份糾纏，彷彿要進行持久戰。我想每個人

...der aber die Frage
...denen durch den die Gefahr ist ernst
...handelt die Urteile
... 2008 10 17

SENAMPEN

Oslo samling

DÅ PÅ OM

BIIL 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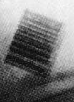
1530	
[Grid area]	
[Grid area]	

1. g

stemme

markker til
stemmepover

OSLO



都有過類似的不愉快經驗，這對我來說也並非第一次，與其說是有人刻意找麻煩，我卻在某處嗅到背後微妙的可能性。所以我還是會接起這深夜的無聲電話，說最基本的問候語，或不發一語仔細聆聽話筒裡的聲音。如果對方撥打得太頻繁，我也不會動怒或斥責，嫌吵的時候，就拔掉電線。然而，不論我的反應為何，是覺得有趣、不解或煩悶，這個基於某種理由如此固執地不斷來電的人，並不會有所改變。只是，聽筒彼端，在電話線另一側屏息的那人，在頻繁的來電中，其背景與輪廓依舊會慢慢浮現。

另外，我也認為傳入我耳中的聲響，即使細若游絲，也是暗示對方姿態的線索。總而言之，我能確定的就是，這並非一時興起的惡作劇，而是具有某種用意的試探，讓人覺得頗不自在。假設對方意在窺視我的動靜，他（她）又是為了什麼？心中往往就這樣不著邊際地胡亂猜想，甚至覺得好像在看關於自己的推理小說。總之，這種單方面、灰暗而空虛的行為已經超出我的理解，身為承受者的我，也被這股灰暗、空虛的陰鬱感受所籠罩。

儘管我毫無頭緒，卻覺得這無聲電話的主人或許是一名女性。

